

插图本 新书话



洁泯

读而未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插/图/本/新/书/话

读 而 未 竟

洁 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而未竟/洁泯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1

(插图本新书话)

ISBN 7-5035-2445-6

I. 读… II. 洁…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63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 dxcbs. 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南阳装订厂装订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104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4.00 元

主 编	许觉民	陈 祥
责任编辑	沈丹英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巧艳	马丽蕊
责任印制	张志军	



洁泯画像 / 王复羊 画

• 目 录 •

读而未竟	1
关于重读	4
大俗大雅	7
选择的自由	11
读《〈茶馆〉前后》的启示 ...	14
读一点当代文学	17
因求索而寻书	20
崇高的忧郁	28
为着人的尊严	32
读巴金的《样板戏》	36
痛定思痛	40
读书偶记	45
血的记述	49
读《耕耘文集》有感	56

沸腾中的城市意识	62
谁云桑榆孤寂	67
行为艺术之谜	74
人的魅力	78
读《无梦楼随笔》	82
惜春的感情	84
《小鲍庄》散论	87
读《冬天里的春天》的随想 ...	98
纪德的眼睛	118
心解与文学解释学	124
趣说《百年国士》	132
后记	137



读而未竟

如今出版物之多为前所未有，要尽看是不可能的，甚至将每一本书翻阅一下也很难。其实，有些书是不必尽看的，倘是文集，可看几篇，散文或诗集、短篇小说集之类，择一二读之亦无不可。全看是一种读法，挑看也是一种读法。自然，有些书是必须全看的，如理论专著、长篇小说之类，不全看就毫无所得。

挑读之法，似乎有些偷懒的意思，不然，书多，时间少，不挑读别无他法，好在书在，以后还可以再寻来阅看。我从来全看的书不多，大部分的书都是读而未竟。

我喜爱读些传记，看一个学者的经历、苦读生涯，很有趣。但大抵也只是挑



读。我不大喜欢读传主的幼时经历和一般的人事交往，要看的是传主之如何在坎坷的年月中心力交瘁地步入成就之境。例如阿尔森·古留加写的《康德传》是一本很好的传记，尤其使人心仪的，是康德在成名时为金钱和荣誉所纠缠，他终于将此摆脱，结束了犹豫和彷徨，用一个春天和夏天，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传记中有不少康德与论敌的辩论也极为精彩。我挑读这些，也就获得了传主的风采。近来听说陈白尘在临终前有未写完的自传，经过了解，有他的少年、青年以至成为剧作家的大量记述，将要进入到写十年浩劫时的遭际，作者不幸撒手西去了。我想要看的，也正是他在那苦难岁月中的非人生活的详情，可惜他已来不及写了。倘读他那本自传，到紧要处不幸戛然而止，这是另一种读而未竟状态。这在作者和读者都是永远遗憾的事。

这种读而未竟的状态，是想读而不可得。我忽然记起前几年在《海上文坛》（1995年11月2日出版）读到的一篇文章，是索尔仁尼琴的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的最后一章，这是一篇使人怆然而涕下的自白。由此我才明白，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的问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是他用生命换取来的。“为了活着的时候能够知道我的全部作品都已出版，而后死也瞑目，这一点已经刻骨铭心”。他在被放逐异国前的心情，一种悲怆与惘然的神态，已凝聚为极度的安静，以至有些麻木。他想望的，依然是继续要写，“我能在任何逆境中固守，但是必须有空气，必须安静，以便能够创作”。作家最大的生命追求，是要写出他郁结于心头的东西，没有什么人驱使他这样，是作家的良知



所驱使，是一种充满真诚的人格力量逼使他非如此不可，以致付出生命。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原来是这样：不可避免的死亡容易接受，而由自己选择的死亡则心情沉痛”。他把此次迁徙视作是“自己选择的死亡”，因为他感到“我始终没有变形，昨天我没有压垮”。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的最终结局，他只知道不可违反良知，他准备着死亡的来临。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是微弱的，他自喻“牛犊终于撞上大树了”，当然，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他的执著，却映现了一个蠕动的巨大身影。

这一章感人的还不止于此，但我渴求的是想读到《牛犊顶橡树》的前后始末，可惜这刊物只发表了最后一章的译文，此后再也没有读到其他的篇章了。我想，读这样的传记，倒是应读全书为好，这别一种读而未竟的状态，一直使我悬念不已。



关于重读

文学创作总不免要刻上时代的印记，尽管有的作品映示的历史背景很模糊，但大致总能揣摩出一点所写的时代信息。明白无误地写历史迹象或现实生活的创作，只要它的功力在，后人总会想起它或者拿来重读，重读的动机常在于觅新意，那些值得重读的作品总流散着它的感人的魅力，或者告知着某一人生的追求，或者晓示出某一国民性的开掘，或者再现着那一时期中世情的跳动等等。读书当然不可忽视新的书，但以往的书的重读也一样重要，温故而知新，重读有些书常会获得新的感悟。

现在有的报刊开辟专栏在谈论重读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很有意思的是，它



使人重新看到那股驱散多年聚积起来的僵死可怖的思潮的冲击波的巨大力度，一篇《班主任》，一篇《大墙下的红玉兰》，胜过千百篇说理的论文，从活生生的血与泪颤动着的音律中，诉说着人们最需要的是觉醒，最需要的是与残害人们心灵的最僵化的教义告别。

文学的真实性不止是写了生活的真实以至细节的真实，最主要之点是写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度又在于晓示着善与恶、真与伪、是与非、正义与残暴等等泾渭分明的区别上，一个真诚的作家总是拥合着这一历史真实度去描绘人生的。

为什么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创作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去加以重读，因为它具备着这一点。那么五十年代的呢，六十年代的呢？不能说完全没有值得重读的，只是相比之下很多作品距离真实性甚远，尽管文学史家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之为主流是现实主义文学，但实在说来，也只是跛了脚的现实主义，它颂扬的是光明面，回避的是生活中的阴暗面，现实生活并不因这种回避而使阴暗面不存在，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正是经过批判而促使消灭这种阴暗面，把批判看作积极因素才是正确理解了现实主义。那么，将那一时期的有些作品拿来重读会有什么意义呢？难以容忍的事情被掩盖着，而剩下的一片光明却并非是完全合乎真实的。倘若重读，就会令人不胜唏嘘，几乎如走进另一个世界一般。

然而有人却印行着这类书来让人重读，那写的早已是废弃了的体制，尽管“一大二公”之类被写得是多么美好，无奈超越现实的任何措置都不过是一种空想，在纸上大读空想



犹可，在实际生活中去推行那种空想只会引起灾难，历史早已做出了结论，历史同时又证实了只有抛弃这种空想才使得大地又重新苏醒过来。那么重读这样的书会使人们对当前生活作出什么比较呢，我想读者会作出自己应有的选择。



大俗大雅

文学原有雅俗之分，古代的雅文学，只限于诗词散文之类，谓之正宗。以内容言，多写文人雅事或失意之咏叹，或寄情旧事，或啸风傲月，总之写的多半是雅人雅事。至于话本，即今之小说，则视为市井中语，是俗人看的，民谣、唱本之类更等而下之，不消说了。到五四新文化开创以来，小说便出人头地成了雅文学，如今人们常说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便是。然而它的门限依然是森严的，当年如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即令也有不小的社会意义，终于仍入不了雅文学的大雅之堂，因为它是通俗文学。直到全国解放后，他的小说才有了一定的声誉地位，但在评价中看出，到底也还是雅不到那里去。



雅俗之分是文学的形式（也包含某些内容的制约），决不应看作高下之分。近十年来，通俗文学身价陡增，先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印数之大读者之众是任何一个纯文学作家的书不能望其项背的；以后是琼瑶、三毛的小说，也是不胫而走，青年学生争相竞看。恪守着纯文学观念的一些评者为此而慨叹，一叹此风可虑，二叹读者的文化素质有下降，但慨叹无用，读者却偏爱看。

通俗文学的流行，告知是一种社会需求，正如流行歌曲的来潮淹没了严肃音乐一样。它们的流行，包容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变动的内在因素，人们不大需要过于深沉的艺术熏陶，而需要直觉的愉悦，看通俗小说不费力，听流行歌曲容易跟着哼哼，人们需要这种生活调剂，这是适应目前社会生活的一些文化形态，你说这未免格调低了，但这是当前无可挽回的走势，你的任何指责、忧虑、焦躁，都是无济于事的。

问题倒不在雅俗之分，而是在文学到底走失了什么？现在有几个报刊在讨论文学所失落的是人文精神，这人文精神又是什么？说穿了也仍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那就是柏拉图说的找寻人生的意义。文学的本体是写人生，作家从作品里透着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或相似的人生意义，现在的文学是否已经失落了，不便妄断，但滑开了人生意义而满足于生活平面的描绘的作品却有的是，不独是通俗文学，在纯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可见寻求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文学不在于雅与俗之分，雅文学与俗文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文学潮流，任何国家



都有着雅俗两种文学的存在，而且先有俗文学（民间的）然后有纯文学（作家的），褒雅而贬俗，一点道理也没有。

理论家常为文学下定义，说文学的功能在于教化作用，使人向善；也说文学足以让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是增进知识的；如今更多的人认为文学在于审美感受，获得美的愉悦；先前有人把文学看作可以沟通人类之间的感情，使之引起共鸣的；也有认作文学端在于语言的创造等等。到现在，要问问读者们，可能各说不一，但肯定有一种回答，他读文学读物，是为了解闷，排遣时光，是为了消遣的，于是，善于以曲折故事引人的书，便常常得到不少人的青睐。

文学功能的各执一词的说法，都有道理，就说是为了消遣罢，也并无不可，闲来无事或忙中偷闲看一点容易引起兴趣的故事，不也就是消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当，俗语云开卷有益，即令是无益，也至少是无害，总比去找其他有害的消遣要好得多。所以通俗文学在目前的社会需求下，发展的余地是很大的。

然而也不能老是停留于给人消遣的水平上，它总要给人一点什么，给人引起一点追求，给人一点人生的启示。总之，通俗文学在素质上有个刷新和提高的要务，内容上对生活应有深层的开掘，给人生的喜怒哀乐涂上令人难忘的动人色彩，为读者提供一点人生意义的思索空间；在文体和语言结构上应力求创新，通俗文学一样也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让人耐读，可以一看再看，以至于可以传世，中外通俗文学中传世之作是不少的，通俗小说如《水浒》、《西游记》便是范例。决不可以认为通俗文学永远只是个



配角，那只能是一种偏见。通俗文学达到思想的与艺术的高度时，它与纯文学所要达到的并无二致，雅与俗是相通的，大俗也就是大雅。